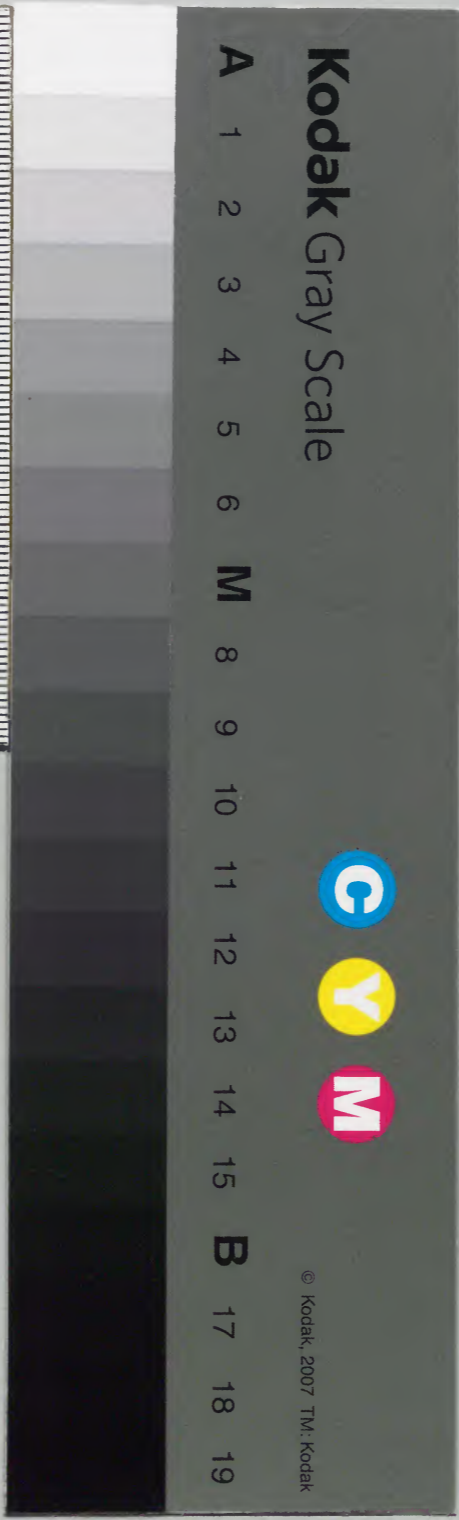


東親庸言 序目 一二

新文館印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83
 冊數 10 (1)
 函號 299 140

299-140



尋樂堂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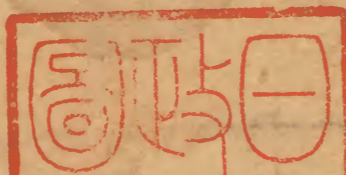
事親庸言

朱陽書院藏板

事親庸言序

淺草文庫

柘城寶靜庵先生著事親庸言如
千卷甫脫藁先生下世嗣君淑子
聞子善繼先生之志謀付剞劂越
數年始竣屬余為序余反復讀之
歎先生之為學真能務本者也已



與人異其體人與物殊其性今將
以一身與人與物爲金復以一身
爲大冶爲橐籥爲火而鎔而一之
如天衣然人皆曰不能吾率吾性
以愛吾親無有不孝者率愛親之
性以愛吾君無有不忠者率愛親
之性以愛吾兄愛吾朋友無有不
悌且信者率愛親之性以愛蟲豸
草木啟蟄無有敢殺方長無有敢
折者體異矣可以一之性殊矣可
以盡之有子所謂本立而道生也
世人索隱行怪務爲新奇可喜而

反之於身不能成已施之於世不能成物欲遠邁庸衆人而實不免於出庸衆人之下則厭常喜新之過也記曰庸德之行孔子曰吾行在孝經夫人至孔子止矣震其名入皆求庶幾乎孔子而不得考其

行孔子亦何異於人哉人皆有父母人當各竭其力以事父母自蘄其力而不盡於父母更何能推廣其道以及於人與物爲孔子者不過能盡其道而又能推廣其道以及於人與物而已矣事親庸言一

書其言近其指遠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無非庸德也庸德
德之本也然則先生之言先生之
德之行也非先生一人之德之行
天下萬世所同具之德所當盡之
行也詎僅以言立教乎哉先生家
故清貧歿後貧益甚淑子剛健篤
實聞子沉毅果敢依依子舍奉慈
母若將終身承歡之餘相與編摩
讐校凡先生未竟之業皆力爲竟
之嗚乎世未嘗無不朽之人而身
後家世中落或其子若孫馳騫聲

事親庸言
華甘於朽其親而不惜視淑子聞
子其賢不肖何如也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季春清陽
年眷姪潘淳拜序



事親庸言序

太史靜庵先生與余始以編摩之
契繼訂姻婭之盟五十餘年矣憶
昔締交之初先生方當志學之年
每一過從見其嘖笑必慎動履有
節卽以偉人自命其侍太翁道康

公側溫然以和肅然以敬不但承
歡順心之無間覺一生之衾影寤
寐無一時非事親之時無一事非
事親之事于時已知先生之所成
就當求之古昔賢聖之列不徒在
區區文章功名間也其後日與夏

峯嵩陽繪川諸公相砥礪卒成一
代名賢所著事親庸言庚子歲梓
成先生之子携以相示余受而讀
之見其取昔聖之言條分而縷析
或詮釋其理或實疏以事極克爲
孝之量曲盡教世之心嗚呼聖賢

之所以過乎人者原非有竒行異能驚斯世之聽聞則聖賢之所以教乎人者亦豈有高遠幽深阻斯人之攀躋不過此日用倫常之間一造乎其極卽以爲神聖不可測之詣先生之書人誠能體而行之外無歉于事內無愧于心則舜文曾閔豈盡異人任哉嗟乎誰非人子誰無親之當事但思親之望子原不徒在口體之奉則子之事親必別有慰心之方若夫當其生時襲前人之成業旣不能自致杯水

以伸甘旨之奉及其後也同衰朽
于草木又不能立身揚名以安九
泉之魂俯仰疚心含痛無涯者讀
先生之書將不待斧鉞之加夢魂
吞聲無一息之可自寧矣

嘗

康熙庚子端陽日同學姻弟陳樸
頓首書於聚星堂



校刊事親庸言紀畧

事之詭異者足以驚世而駭俗道之庸近者每以爲耳目之所習聞習見也而易視之不知民之彝物之則人倫日用之恒千聖之心傳百王之道法於此係焉故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而充其量卽可以成教化厚風俗以通神明而光四海故曰庸者天下之定理而孝弟爲爲仁之本也先子倡道朱陽以身所踐履昭示來學嘗曰人於綱常名教無虧欠庶可於聖賢道路尋轍跡又曰倫常本也事功末也本固而

發之爲經濟則爲真事功務末而遺憾倫常大本有缺雖枝葉繁盛無取焉事親庸言一編皆此意也但進爲有序造道有方經書之紀載史冊之昭垂儒先之傳註仁人孝子之嘉言懿行亦旣彰明較著矣博採廣搜著爲成書凡二十卷或總大綱以立統宗或分條件以示標準務使人循循於子臣弟友之道以無慚於君父兄友之間由是可以希賢可以希聖次亦不失爲寡過君子天下之至庸者非卽畸行異績之所不能出其範圍者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孟子

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蓋仁爲萬善之本孝爲百行之原人之事親無疎節卽於爲人無遺行其於仁道固可因端而竟委也事親而曰庸言欲學者敦本崇實不斤斤於驚世駭俗之瑣屑云爾康熙丁亥卷帙畧就戊子春暮先子遽捐館舍自十七卷後僅屬草未及詳訂莊及同懷弟遂反復校讐採取舊集以補闕畧數年來燕晉吳越間貯之行篋謀刊者屢矣己亥山右族子世英首倡助梓而二三同志亦各輸貲財始敬付梨棗嗚呼把卷呻吟恍若耳提面命而音容

不復痛何如已猶幸同人樂於成美不使莊輩徒守
殘編而問世無由也則諸君子好善之衷又烏可沒
歟至助梓姓氏另著於篇茲不備書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九月乙丑仲男容莊薰沐敬識

校刊事親庸言紀畧

人盡子也人盡事親者也能盡事親之道則爲聖爲
賢不能盡事親之道卽爲狂爲愚嗚呼人禽之介判
然於此可易言事親哉先子太史公脩身學道五十
餘年循循定省問視諸儀視無形聽無聲凡所爲慈
愛恭敬安親揚名者罔弗精察而身體之蓋實見夫
事親之道大無不包細無不舉隨人隨分具有當盡
之誼而不待求之日用行習之外於是博採聖經賢
傳廣搜古人嘉言懿行條分縷析別爲二十卷名曰

事親庸言反復百千萬語直欲使天下人無一刻非
事親之時無一件非事親之事乃可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而通神明光四海也雖然是道也愚夫愚婦可
以與知與能而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者也可易言
事親哉乾父坤母天地一大父母也我怙我恃父母
一小天地也天親不容二視事之無有二道自古仁
人孝子未有不極其量於此者也首舉以立言蓋已
揭全篇之意而總括之矣但自成性賦質而後其所
以求全乎人者皆爲仁之事也親親仁民愛物事固
多端而原其始必以孝弟爲本是孝弟爲爲仁之本
卽凡爲人者之本也事親可弗省諸至於在三之義
事所並重而獨詳乎師事之條周子曰師道立則善
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上以嚴君父之分
下以全臣子之誼者恃有此也事親不可不審所從
事也事親莫先於養親而養志與養口體大不侔矣
要非以父母之心爲心者詎能體其意而善承之乎
嘗試統一家而論之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而文王
繫卦獨戒女貞端風化也不於風化端始教家之本

不立不於家衆飭法紀家之用不行故施於九族施於父子施於兄弟施於夫婦妻妾妯娌下逮子女僕隸而終之以遠嫌者浸浸乎言之重辭之複焉誠以此一事也家道之盛衰世風之隆替因之非有恩以相與必至於離非有禮以相接必至於瀆事親尙三復此義乎禮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有其身斯忘其親矣自專之謂也弊有不可勝言者事親忍出此乎有賢智所不及察而爲事親所必慎者禮有不孝者三是也有愚不肖所不能謹而爲事親所深戒者世俗所爲不孝者五是也然則事親者其致孝乎居則敬養則樂病則憂喪則哀祭則嚴其大概也事親者其無卽於非孝乎居處思莊事君思忠莅官思敬朋友思信戰陳思勇其庶幾乎且古之能盡事親之道者多矣專言舜文武周以示大孝達孝爲事親之極則也文王雖不以孝名而至德之純二南之化尤爲脩身齊家之要故並錄之以爲事親之準吾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三千七十子之徒莫不聞其說而獨舉以授曾子殆傳心之微旨與竊怪世之學者泛

濫於諸子百家視五經四書爲帖括之習弋取功名之具茫乎莫得其津涯豈知孝經一書固合上下一政教達遠邇格幽明總千聖百王而一之者乎讀書而不總會於此以之事親猶涉鯨波而不以舵莫知所終極耳有志於斯者亦學焉而已學之道奈何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也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學窮理學正心學脩己治人之道也自是而沉潛乎論語孟子中庸以正其趨涵泳乎易禮詩書春秋以要其歸此爲學之序昭昭其不容紊也至於近裏切實之功惟在敬以持之而已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蓋言敬也朱子曰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蓋言持敬之難也如此存之者久養之者熟必如孟子所云左右逢原手舞足蹈而不知者始於天地生人之意無少欠缺於父母全受之身不至虧損爲天地之完人者乃爲父母之孝子也其斯爲善事親也夫其斯爲善事天也夫是集甫就而先子卽世故未及序作書之意以與天下後世其道其所以然也嗚呼悲夫歲在己亥沁水族兄千子世英爲先子門

下士謹於孝行讀是集而有感焉因倡首助資遂召梓工而付之剞劂繼得諸同人各輸貲財以落其成也功亦偉歟然是書之能廣其傳則諸君衛道之心不與先子覺世道民之意同垂不朽也哉

康熙庚子三月丙子叔男容遂敬識

讀事親庸言要義

一是編全書出一箇事親圖來與人看首舉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已櫟括著書大意後雖條分縷析不過暢發斯旨而喫緊爲人處全在爲學二字讀者不可不精思而致力也

一是編以庸言標名蓋實見得事親道理人人可知人人能行任做出經天緯地事業只是日用平常誠能繹其言而一一措之於事無難追舜文而媿曾閔矣是所望於體道之君子

一引用經書或錄全篇或摘一節必首列某書如

易禮論語之類俱用陰文冠其端以便省覽

一經書下多採先儒傳註以發明之末方參以已

見凡空一字者先儒之言空二字者先子之論

斷也讀者詳之

一是編甫就未及詳加參訂而先子即世自十七

卷以下間有引用舊說以補缺畧不敢復為識

別

叔男容邃謹識

助刻叅閱姓氏

竇世英千子沁水人

陳雅琛喬山益陽人

蔣泰宗仁睢州人

張趙懷蘭鹿邑人

余煌士輝柘城人

竇世俊超子沁水人

楊濬希虞鹿邑人

張壯猷渭南太康人

孟 桓周尙睢州人

竇思温九一沁水人

張穎先子脫柘城人

田元龍雲若陳州人

李圖南子萬柘城人

事親庸言目錄

卷一

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第一

卷二

孝弟爲仁之本第二

卷三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第三

父生之當事

師教之當事

君養之當事

卷四

養志第四

卷五

男女正第五

男女正之施於九族及尊祖敬宗者

男女正之施於父子者

男女正之施於兄弟者

男女正之施於夫婦者

卷六

男女正第六

男女正之施於妻妾者

男女正之施於妯娌者

男女正之施於子女者

男女正之施於僕隸者

男女正之施於遠嫌者

卷七

不敢專第七

卷八

禮有不孝者三第八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

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

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

卷九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第九

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卷十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第十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

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

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卷十一

致孝者五第十一

居則致其敬

養則致其樂

病則致其憂

卷十二

致孝者五第十二

喪財致其哀

卷十三

致孝者五第十三

祭則致其嚴

卷十四

非孝者五第十四

居處不莊非孝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

卷十五

非孝者五第十五

莅官不敬非孝也

朋友不信非孝也

卷十六

非孝者五第十六

戰陳無勇非孝也

卷十七

舜文武周之孝第十七

卷十八

孔子作孝經以授曾子第十八

卷十九

孝經爲五經四子之總會第十九

卷二十

由小學及五經四書爲學之次第第二十

事親庸言目錄終

事親庸言卷一

朱陽竇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校梓

容邃

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第一

禮

哀公問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應氏曰物者當然之理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仁

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

內而不過焉猶大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

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

過踰也物猶理也不過乎物者不踰乎事物當然之理也人自有身以來天即命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循此性行之即爲事物當然之道故仁人孝子之所以成身不過無踰越此當然之則而已大而君臣父子倫理之間小而動靜語默日用之際皆有至當不易之理存焉循此無違則心少虧欠可卓然立此身於天地之間而無憾矣是成身之道也○按成身之道不一其功撮其要旨不過乎物一語可謂約而盡矣學者宜詳味之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陳氏曰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於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爲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劉

氏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思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燦然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爲而成者不見其爲之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

天道不已命之流行終古如斯至誠所以不息則久君子所以誠之爲貴也天道不閉其久自春而夏而秋而冬冬而復春生機流行不秘其藏至誠所以久則微其次所以誠則形也天道無爲而物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不見作爲之迹而萬物資始流形各正保合至誠所以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其次所以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也天道已成而明四時成歲化育萬物之功彰顯呈露毫無遮蔽聖人所以

自誠而明謂之性賢人所以自明而誠謂之教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

○蠢尸
雍切

陳氏曰蠢愚蔽於氣質也冥者暗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讀如字哀公自言其不能敏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舉其要者言之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

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蹴音蹙
辟音避

陳氏曰蹴然變容為肅敬貌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無奈後日過乎物而有罪何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為是臣之福○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褻矣徒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

而不欲其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疎也○石梁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者仁人孝子各止乎事物當然之理也止乎事物當然之理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各得其所而天下之理無弗得矣故不過乎物爲仁人事天孝子事親之要務也○仁人事親如事天者蓋親近而志慮其慢則孝衰矣引之於天情則親而

分則尊綱常斯無隕越之虞事天如事親者蓋遠而勢處於睽則仁間矣等之於親形雖遙而志可格冥漠斯有感通之理故事親如事天以事天之道事親也事天如事親以事親之道事天也天親之事合焉者也○事親者心靡有他敬謹之至如事天然事親一事天之道也天之賦於人也理而已矣理無在不有故天日監在茲事天者心無弗純如事親然事天一事親之道也舍事親而曰事天舍事天而曰事親是岐

天親而二之者也非所云事也

引此概言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也下即事

親事天分解之

禮祭義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

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

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

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養去聲與平聲先去聲

陳氏曰大孝尊親嚴父配天也公明儀曾子弟子

○西山真氏曰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

父母之意已形而後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

父母之心為心者不能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為人

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無過之地猶臣

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

諫者功相百矣故君子尤難

釋事親如事天故取大孝尊親以冠其首尊者

嚴敬之義也尊崇其親不至如尊崇其天其孝

猶未盡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

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溥如字放上

聲

陳氏曰溥舊讀為敷今如字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方氏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為準

一孝也置而立之極天地間無非孝之所充盈溥而散之徧四海內無非孝之所洋溢施而暨之雖於後世之一朝一夕皆視此無間推而放之雖海隅之東西南北皆以此為準孝之塞天地橫四海貫後世法當時如此人無有心思不服乎此者蓋事親固如是之重也安得不等事親之道於事天乎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斷音短

陳氏曰上言仁者仁此者也此二者亦為惡其不

仁故言非孝曾子又引夫子之言以爲證

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亦謂之不孝以其違上天好生之仁耳故事親者於上天好生之心未嘗一時而或忘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施去聲

陳氏曰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卽大孝尊親之事也

用力能養用勞弗辱人人所能也不匱尊親則非人人所能也但孝必如此而後爲大耳引此以明孝之量有至於此極者故事親必如事天

而後已也至於愛喜惡懼諫過不逆求粟以祀
皆孝中事雖難與不匱之大孝並論然亦不可
缺畧弗講故終及之○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
之謂禮終言所得於人之物必以禮而後爲享
祀是之謂事親者以禮而終其事也苟所得不
以禮而以之爲祀親其享之乎是卽弗辱之義
也重仁者之粟求字不着重○非謂有意求仁
者之物而祀親也極言不以不義辱其親耳父
母旣沒猶必以仁者之粟爲祀則終吾之身不
敢以非禮之事虧其體也可知矣終親之身不
敢以非禮之奉辱其親也亦可知矣故曰此之
謂禮終

孝經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
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行去聲

逸庵耿氏曰曾子旣聞孝道之大與孝治極至之
效故有此問孔子告之曰人與物皆得天地之氣
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物得其偏人得其
全故天地之性惟人爲貴人之性有仁義禮智四

者而皆統於仁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故人
之行莫大於孝也

中庸曰仁者人也朱子云具此生理自然便有
惻怛慈愛之意觀此則天地之性人爲貴言人
卽具此仁是天地之性其在人者爲貴也蓋此
理在天曰元亨利貞賦於人曰仁義禮智仁統
四德兼萬善發之則爲孝孝乃百行之原人之
行孰有大於此乎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逸庵耿氏曰嚴尊敬也配配享也孝子之心無所
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無所不至而
莫大於以父配享上天求其能盡此禮者則惟周
公其人而已

嚴父至於配天則尊奉其父者無不至矣言此
以見孝爲人生之第一事更無有加於此也○
曰周公其人蓋周公制禮以孝治天下適當文
王爲父有是配天之盛德故周公嚴父有是配
天之創舉故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見非文王不足當此非周公亦不能制此也
前此之聖人如舜爲子而有瞽瞍禹爲子而有
鯀則雖欲爲周公之制而有不可得者矣豈非
聖人之不能無憾於心者乎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
何以加於孝乎

○夫音扶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
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

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
故推以爲配而祭祀於明堂○魏氏徵曰周公大
孝備物於宗祀聖人設教夫豈徒哉○逸庵耿氏
曰郊南郊祀天也后稷周之始祖也宗謂別立一
廟爲百世不祧之宗也明堂廟之前堂也凡廟之
制後爲室前爲堂室幽暗堂顯明享人鬼尙幽暗
則於室祀天神尙顯明故於堂周禮冬至祀天於
圜丘而以后稷配季秋大饗帝於明堂而以文王
配上帝卽天也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

帝引周公制此正見嚴父配天之實而以上帝爲五帝者非矣

冬至南郊祀天而以后稷配秋季明堂饗帝而以文王配周公能推致其孝至於無所不盡古今來敦倫盡制以極明天察地之孝思者至周公而無遺憾矣此蓋舉一盡孝之極至者以見孝道之大非謂人之嚴父皆當配上帝也○郊謂南郊祀天也宗謂百世不祧之宗別立廟以祀之明堂廟之前堂也以其顯明故云明堂天以形體言卽其大而無外者指之也帝以主宰言卽其物所自出者指之也惟其大而無外故有尊之義焉惟爲物所自出故有親之義焉○尊祖於郊自夏殷已然以父配天則自周公始制此禮夫禮無二尊旣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再以文王配之於是因享帝於明堂而配以文王是周公禮以義起也非孝思之至精者乎此制旣定合乎人心所得於天之同然所秉於性之自然是以四海之諸侯無不悅服而各以其職

來助祭也明堂配享備物尊親然則聖人之德
又何以加於孝乎

詩周頌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育○

叶日通反界
叶訖力反

朱子曰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
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
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
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
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
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
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
命之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此即郊祀獻后稷之樂歌也
言我文德之后稷所以克配於天者以后稷能
代天而養民也民得所養則君臣父子之常道
可以布列於中夏而民由之不厭矣是皆后稷
之大德故宜享天下之大祭也

詩周頌我將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叶音

朱子曰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其樂歌也此一節以上帝為主也以主宰言曰上帝以形體言曰天其實一而已故不曰維上帝其右之而曰維天其右之將者奉而進之寬說享者奠而獻之緊說羊少牢牛大牢天其右之與天之右之不敢必天之右之也○明堂之位帝為主文王在西南王坐西向東東為左西為右則饌在左神在右故曰天其右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嘏

音假饗叶虛良反

朱子曰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

在此之右以饗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六帖
張叔翹曰儀式刑皆法也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
如此如自古在昔先民之例

文王之典能靖四方我儀刑之以靖四方則此
錫福之文王其既在此之右以饗我祭乎若有
以見其必然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朱子曰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
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
乎

夙夜畏天之威卽夙夜畏文王之威也天與文
王一而已矣事親者安得不如事天乎○畏者
非徒爲恐懼之謂蓋憂勤惕厲無事不求合乎
天之謂也合乎天斯合乎文矣于時畏之斯于
時保之矣天與文非二視畏與保非一時也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
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
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

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

言儀式其典曰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維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濮氏曰文王之祀旣不致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禮故特尊其祀於明堂斯爲曲盡矣○問天卽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曾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爲席陶匏爲器繭栗之性埽地而祭以帝道事之則牛羊爲牲簠簋爲器鼎俎之

實其薦用熟○古義曰宗祀者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以配帝也○顧氏曰按樂記曰武王克殷祀於明堂新論云神農氏祀明堂有益而無四方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則明堂爲祭祀之所上古已然矣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昉於周公孝慈以此贊其孝而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所云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武王末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遑周公成之孝孰加焉後世不達此意誤執嚴父二字以爲凡有天下者必尊父以配天歷漢唐宋莫有能正其失者司馬光曰事親者不以數祭爲孝貴於得禮而已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個

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求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其辨本明足破千古之惑

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為之父文王盛德自應配天以祀但古無此法以后稷配郊推之義例自可見故明堂享帝而以文王配此乃是恰當不易之理後世誤沿嚴父之說謂有天下者概宜尊父如此豈周公嚴父之義乎果父如文王嚴父者如周公則得之矣不然誤引經文以長其失君子不之許也

孟子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朱子曰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怠則可以為天下法則矣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

得而子也

○見音現
齊側皆反

朱子曰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
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
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
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
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孝至舜之尊親養親可謂至矣可爲天下法矣
復舉見瞽瞍夔夔齊栗以証之則可見非事親
如事天者不能有此迨至孝能格親是卽孝能
格天也然則事親與事天之理果有二乎後世
爲子者有能事親敬謹之至一如事天敬謹之
至親未有不允而順之者惟不能事親如事天
是以子職多虧孝量缺欠遂視孝爲千古之絕
德而至乎其極者歎未之見也夫詩書所載論
孝多矣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耳孟子云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病不求耳歸而求之有餘
師是豈不視乎人之能自求者乎○古今以來
能盡尊親之量者惟舜一人而已顧謂人人可

能乎哉不知人之所能自盡者不必拘於其分而論之惟此事親如事天之理爲人子尊奉其親之至苟缺此雖勢位何論焉苟盡此雖愚夫愚婦皆有等親於天之道不必聖人之得位乘時者而始能之矣篇中所引詩書所載如博施備物明堂配天諸事亦謂孝之量有至此極耳非謂人人能盡此也昔孔子與子貢論仁謂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仁者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猶以爲不易及也復約示之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噫觀於聖人之論仁其亦可通於事親如事天之說而近以求之矣○事親如事天天者何理而已矣違理卽違天辱親甚矣合理卽合天能養在其中矣然則統小孝中孝大孝而論之雖分量不同總以無失乎天理爲事親之要着故仁人事天孝子事親唯不過物之爲貴也

自曾子曰孝有三至此引言以見事親如事天也

書虞書臯陶謨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中音

蔡氏曰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卽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實畏協

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五典曰天叙五禮曰天秩五服曰天命五刑曰

天討秩叙命討皆天爲之也奉天以治人者亦
順天之自然而已矣天者何理是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

蔡氏曰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
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爲
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
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
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卽天理之所
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
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言天者必徵之於人而天在人中矣故曰天聰
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卽民之聰
明明威以見天理之必然也通上天下民無非
此理之周流心有時而肆則有時而違天拂民
矣心無時而不謹則無時而非順天同民矣故
又以敬言之然則敬者固心之所以存而理之
所由得也事天者亦勉爲敬天者而已他何求

哉

詩

大雅板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渝音俞明叶謨郎

反王音往叶如字旦叶得絹反衍叶怡戰反

朱子曰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巨

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

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憐也其怒而

變也甚矣而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戲如兒戲也慢易而不經豫如冥豫也安肆而

日偷若此者違理甚矣天豈有不震怒乎思天

之怒而敬以挽之則欲戲豫而有所不敢也馳

如馳馬也放其心而不收驅如驅車也恣所往

而如意若此者乖理甚矣天豈有不渝變乎思

天之渝而敬以消之則欲馳驅而有所不敢也

無敢戲豫無敢馳驅者以天無往而不在不可

欺也昊天不日明乎明則無所不見雖爾之一
 出一往則必及之於誰掩之乎昊天不日且乎
 旦則無所不照雖爾之一游一衍則必及之於
 誰遺之乎天之無往不在如此此所以敬而不
 敢戲豫馳驅也○詩言天多矣吃緊痛切無踰
 此章其日及爾出王及爾游衍則有雖欲頃刻
 離之而不可得者是體物而不遺之明訓也事
 天者鑒此至危至微之語而何以加功乎聖人
 繫易之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繫
 易之爻辭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
 咎善事天者能體乾之爻象不以人欲之私害
 天德之剛而朝夕乾惕以求盡乎天所賦於我
 之正理焉則庶乎戲豫馳驅之不形而天道可
 自我而合矣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處上聲

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
 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
 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

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
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
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
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乾坤自是乾坤父母自是父母以乾主乎始物
與父之始物者無異坤主乎生物與母之生物
者無異故乾坤有父母之稱此原人所得於天
之由也玩一稱字雖曰乾坤一大父母然與父
母較之亦屬指擬之辭○藐焉者形質之小也

混然中處者理氣之合畢萃於一身也以一身
處乎天地之中則乾稱父坤稱母子卽稱子矣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
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
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
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
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此身從乾坤來故天地之氣之克塞無間者吾

得之以爲體天地之志之主帥不移者吾得之
以爲性氣質既具而仁義禮智悉涵於吾心則
吾之事天自不容已矣○不曰氣而曰塞塞者
克實之謂天地間無非陰陽二氣之流行陰陽
二氣滾來滾去凡物觸之自成一箇質象人則
四肢百體從此凝結而生故曰吾其體不曰理
而曰帥帥者主持之謂天地主乎資始資生盡
以元亨利貞賦予人物物則偏蔽不通人則全
受之爲仁義禮智之四德故曰吾其性此指人
所得於天之實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
皆天地之塞其所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
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
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
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
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
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

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得天地之理氣以爲體性非予獨私民與物皆然予與民同爲天地所生一似爲一父之子而爲同胞矣予與物雖非同類亦均屬天地所生又一似爲父母所同視而爲吾之黨與矣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

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至於統理民物者則有大君大君爲天地主張斯世是卽吾父母之有宗子爲父母主張家道也其代大君治民物者則有大臣大臣爲大君輔相國政是卽宗子之有家相爲父母輔相家事也凡尊高年是卽長吾之長凡慈孤弱是卽幼吾之幼有聖人焉與天地合其德是卽吾兄弟之有德者與父母合也有賢人焉較倫類異其等是卽吾兄弟之秀出者與等類異也又有疲癯殘疾惇獨鰥寡之人一一待恩於天地是卽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待恩於我者也概而論之凡生於天地間者似皆爲天地之子矣○

自乾稱父至無告者也極言人物爲天地所生以見人不可不事天之意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樂音洛

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自于時保之至末言事天之功卽言子之事父母者以明之也○時是也翼敬也畏天以保其身者是卽子之祇翼其父母者也樂天且不憂者是卽子之純孝乎父母者也○保者有心以守乎理也翼者有心以將其孝也樂而忘憂者理念專一之至也孝而能純者孝念專一之至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老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克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

謂之肖

苟不事天而有違天理者是卽父母有悖德之子也有害天地生物之仁者是卽父母有戕賊之子也有相助爲惡者是卽父母有不才之子也其有能踐其形而不虧天地之所生者是卽父母有克肖之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朱子曰孝子善繼入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天地之運行有迹曰化知者默契之謂知得陰陽之化則運用在我行事一體天地之事是卽子之善述父母之事者也天地之主宰不測曰神窮者窺見之謂窮到存主之神則主宰有定存心一天地之心是卽子之善繼父母之志者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事天者能戒自欺求自慊使吾之存發不愧於屋漏是之為子之於父母無忝所生者也能存其心養其性使吾之心性不間於操持是之為子之於父母夙夜匪懈者也○心則出入無時操則存舍則亾須有以存之而始存至性則有善無惡只要順其本體之自然不至於戕害耳故云養養者不加矯拂之謂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惡養俱

去聲

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遇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崇伯子之惡旨酒凡天下之遇人欲者概如此

矣人欲既過天理必存以之答天地生我之意是卽子能顧父母之養者也潁考叔之及莊公凡天下之育英才者概如此矣英才既育錫善必多以之廣天地生物之心是卽子於父母有不匱之思而永錫爾類者也類善也○禹父鯀堯封之於崇爲崇侯故禹爲崇伯子○考叔爲潁谷封人鄭莊公賜食食舍肉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誓不見母因其言感悟遂相見如初左氏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弛誇張之意舜不自弛其事親之勞惟夔夔齊栗祇載見瞽瞍而瞽瞍亦致於豫悅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功莫大焉人而

盡事天之道忘其勞以致天心之豫悅亦猶是也申生遭難無所逃避而就死恭斯著焉人而順天之命凡吉凶禍福之來不倖邀不苟免其恭謹聽順亦猶是也○舜遭後母傲弟之變而瞽瞍底豫申生被驪姬之讒而無逃待烹其境則逆其心則順故舉此事親之事以例事天之事

問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朱子曰西銘本不是說孝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

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

身親屬言 卷一
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
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
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
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
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
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體其所受於父母者而全以歸之曾子之所以
保身也若體其所受於天地者而全以歸之其
保身亦猶是也勇於從父母之令而有順無違
者伯奇之所以致命也若勇於從天地之令而
有順無違者其致命亦猶是也○伯奇尹吉甫
之子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伯奇伯奇作履霜操
援琴以歌曲終投河而死

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朱子曰家語載耘瓜
事曾子至孝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事父母
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
是恭若舜須逃也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

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朱子謂每一句皆存兩義今玩之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是事親此二事確然如此至舜與申生曾子與伯奇却只是說事親但就此事親便是事天的樣子此意在言外見不似禹與考叔事確然指出事天事親兩端說理自周到語微有辨耳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女音汝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以上所言事親之道皆可見事天之道既博証之聖賢皆然矣未更即人之生平而總論之凡

事親履言 卷一
荷天培育享富貴之福澤天非驕之也蓋將厚
吾之生而使爲善有資也則爲善不容不力矣
凡受天困阨值貧賤之憂戚天非絕之也乃用
以愛女而使脩德有成也則德行益當加勵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
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
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
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
終焉

惟天之於人厚生玉成所以事天者身存則天
卽身而寓每發一念每行一事必順乎天理以
事天至於身沒則全受全歸吾亦可以無憾於
天而安寧矣至此方盡我之所以事天者而天
道悉全於順事中也若夫父母厚待其子而望
之爲善過勞其子而愛之成德與天心何異乎
吾身存而順理以事父母吾身沒而安寧焉無
憾於父母與事天何異乎此不言可見矣末六

句不以事親例事天而直言事天者正完首節
中處乾坤之實以見事天者至此乃爲極也○
自富貴福澤至寧也又卽天地生人之意而總
括言之以明人盡事天之道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
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
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卽是一個
氣都透過了○又曰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
父母自天地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又曰西
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
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
便見異也○又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
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
也四肢百體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
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
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
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旨不可以

不知也○又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又曰西銘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與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又曰西銘通體是一個理一分殊一句是一個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又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又曰西銘有個直劈下底道理又有橫截斷底道理○又曰道理只是一個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間

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又曰西銘只是發明一個事

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又曰西銘
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
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棊局子之翼
也以下如人下棊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
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
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爲吾之體性
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
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
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旣爲天地之子則必
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
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卽言
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
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又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
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
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徐子融曰先生曰事
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

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一篇之指大畧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西銘一篇雖號宏大精密不過暢言仁人事天

之道耳仁人事天之道不過盡乎當然之理而已雖孝子之事親何以異於此哉故卽孝子事親以明仁人事天之實亦可知天之賦於我者不容不盡性以踐形矣能盡性以踐形則爲天之完人不然失其性虧其形人道不立矣猶之人子盡孝以事其親則爲親之令子不然無以盡乎孝或未極乎孝子道不成矣是西銘之意在卽事親以明事天愚謂非熟於事親之道則事天之道固不可得而知也非得乎事天之道

則事親之道亦固不可得而盡也分而言之可
卽此以明彼合而言之亦卽此卽彼更不容岐
而視之者矣○天與親極天下之至尊者也事
天與事親極仁人孝子之所有事而無以復加
者也惟此兩事差堪對較若外事親他事便對
事天不過○西銘之旨不過曰仁而已其所以
爲仁者有等焉旣不至爲我之失乎仁亦不至
流於兼愛之無義是之謂理一而分殊也○從
乾坤溯來極天下之貴賤老少貧富靈蠢無一

不在大造所生之中是謂天地生物之仁人盡
得之者也雜舉時保以下之功盡生人之智愚
安勉合境遇之常變險易以各極乎爲仁不齊
之大致是謂得天以後而能仰答天地之生成
者也天以理賦人人以理合天天之道人之事
畢於此矣○西銘之作蓋言事天之道當如事
父母之道也首原天地生人一如人之父母下
遂指言人之事天一如子之事父母因舉一二
節以例之如乾坤天地也人物皆由此而生儼

然如父母者也故曰乾稱父坤稱母于時保之則敬天矣卽如子之祇翼乎父母者也樂且不憂則樂天矣卽如子之純乎孝者也知天地之化一如子之善述父母之事者也窮天地之神一如子之善繼父母之志者也自乾稱至無告言天地一大父母已與人皆同爲天地之所生則似同爲父母之子也自于時保之以下皆言事天之道卽以事父母之道明之其中有合言事天事父母者有專言事天而事父母已見者大約言事天地無異於事父母必如事父母乃其所以爲事天地也直說橫說無非與天下深明事天之道也

自天叙有典至此引言以見事天如事親也

事親庸言卷一終

事親庸言卷二

朱陽竇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校梓

孝弟爲仁之本第二

論語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

朱子曰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
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

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人何以犯亂不作孝弟故也孝弟從何而發生理內涵故也生理內涵仁也內邊非有仁理何以形爲孝弟於孝弟而犯亂不作便可認出仁體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

平聲

朱子曰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

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
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
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朱
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
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爲之
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
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
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
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
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自仁出
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
指情爲性了周子說德愛曰仁猶說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
是把博愛做仁了

愛之理自仁出也句疑誤仁爲體愛爲用仁卽
理也單指愛而言則仁卽愛之理也若更指義
禮智而言則義卽宜之理也禮卽恭敬辭讓之
理也智卽分別是非之理也謂愛自仁出則可

謂愛之理自仁出不嫌於理自理仁自仁乎

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爲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問爲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否曰只是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又曰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爲羞惡之本禮爲恭敬之本智爲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只是一箇性皆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仁義禮智卽所謂性也總言之曰性實指之曰

仁義禮智原非二事其盛載此性者心也曰性
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不嫌於性自
性仁義禮智自仁義禮智乎又曰性中何嘗有
許多般只有箇仁又似指性與仁而二之矣又
曰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是一箇性
性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其云理會
一箇心心只是一箇性則得之矣所謂性只有
一箇仁義禮智則不無語病今爲更之曰心中
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云心中何嘗

有許多般只有箇仁

云

聖賢相傳只是理會

一箇心心只是一箇性性曰仁義禮智都無許
多般樣如此說則心字性字仁義禮智字都不

混亂

朱子曰孝弟是合當的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
孝弟做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始枝葉繁茂曰
固是但有根本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
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問爲仁以孝弟爲本卽
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爲仁以孝弟爲本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發出爲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朱子曰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又曰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問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旣以仁爲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矣仁之章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仁之緒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雲峯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

爲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

仁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性也孝弟者仁所觸於親以發之情也仁以蘊夫孝弟性溷乎情也孝弟以顯夫仁情達乎性也仁統之於心施之於人暨諸民與物無遠弗届至論仁之爲之者則必本於孝弟焉爲仁者行仁者也本於孝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是皆由乎天理之

正而施之有序者○仁者具於心之體也孝者發於心之用也順其理之自然有是仁斯發而爲孝弟漸推之而爲仁民更廣之而爲愛物自是一串事若不仁焉殘忍存心安有能施之於民物者○厥初生民未有人而不仁者也未有仁而不孝者也未有孝而不敬兄事長忠君仁民愛物者也以孝之心敬兄則恭著於家庭矣以孝之心事長則順達於僚友矣以孝之心忠君則義盡於朝廷矣以孝之心仁民則慈洽於

百姓矣以孝之心愛物則恩周於庶類矣仁以蓄之孝以發之如有本之水盈科後進放乎四海朱子所以有一坎二坎三坎之喻○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自是純乎仁心渾乎仁道通天地古今人物爲一氣賢者幼而嗜道長而好學老而不衰隨其孝弟之所得皆有造於世焉但聖賢少而中材多思貽父母令名不敢陷身於不義何嘗非孝弟中人然爲仁則懸殊矣此又大小之分量不容以不辨也

引此概言孝弟爲爲仁之本也下証解之

孟子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朱子曰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王去聲下同

朱子曰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

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
用無以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先詐力而後仁義此先後字非先爲乎此後爲
乎彼也謂以詐力爲先而置仁義於不問也後
卽置之之意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朱子曰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斨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

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

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

可廢也以竿易之不識有諸

○斨音核舍上聲觶音斛觶音速與平聲

朱子曰胡斨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

以塗其釁郟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斨之

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不忍牛之死便是仁根於心若非滿腔中有仁

理就是目覩牛之觶觶亦忽然不相關矣偶觸

一牛卽不忍就死由此便好爲仁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朱子曰王見牛之穀觶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克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克之也愛猶吝也孟子卽就王所云不忍二字提醒他仁心而令其察識之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朱子曰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齊宣不能察識其本心只就前事覆述一番其於爲仁之機猶是窒礙不能透達矣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

朱子曰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

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慶源輔氏曰宣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理而徒自辯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人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

孟子又以牛羊何擇難齊王而王之本心未能反求而自得猶是鼓動他爲仁之機不起矣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遠去聲

朱子曰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

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
仁之術也○又曰齊王見牛穀觫而不忍之心萌
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乃護得齊王仁心
發見處術猶方便也○又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
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
下事有難處須看有個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
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
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既周旋得那事又
不挪過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
個措置便挪過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
此乃所謂術也

孟子因齊王不能反求而得其本心却又以仁
術鼓動他使之自爲認取見牛未見羊心已發
而得遂理未形而無妨由此更好反求本心而
自得之能反求而自得其爲仁也何可禦乎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
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
反度待落反夫我

之夫
音扶

朱子曰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孟子於齊王費許多辭說至此乃能畧起發得不忍之真心出矣然猶未知是心足以王者何在故舉而問之註云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推即擴克也既察識矣不可不繼之以擴克故下文言用恩言推恩皆望其擴克以為仁之

事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
不之為去聲

朱子曰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

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
 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
 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
 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
 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
 不肯為耳

世有用恩於物而不用恩於民者乎物與我為
 異類人與我為同類異類故相疎同類故相親
 相疎則惻隱之發自於民切而於物緩推仁之
 術自於仁民易而於愛物難齊王能及物而反
 不能保民是不能舉此心而擴克之耳故孟子
 又以不能激動他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
 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
 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
 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之為去聲長上
 聲折之舌反

○語去
 聲為長

朱子曰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

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
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克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不爲與不能之形兩兩說出下便好直教他推
恩以行仁故註又提是心不待外求擴克在我
之說以爲上下節之血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
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
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
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
平聲

朱子曰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
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
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
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
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
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
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

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
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慶源輔氏曰人之骨肉本
同一氣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爲
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以推而及
民與物也勢有遠近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
自易以及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
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不
自巳者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
克復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

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瘁矣○

雲峯胡氏曰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
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
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
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
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爲
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
推之是爲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千餘言大要
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

以王矣欲其擴克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人與物爲異類人與人爲同類其親疎較然矣至吾一家之老幼本同一氣而生更屬至親又與人之同類不同矣故古人推恩有起端處必自吾之親親始然後以之而及於民則爲仁民然後以之而及於物則爲愛物此皆自然之序有不可紊者孟子啟齊王以察識不忍之心矣再示以不爲不能之形王庶幾知此心之不待

外求可由不忍一牛之心而擴克之矣故至此盡情說推恩以鼓其必爲之志夫恩貴於推以其由近可及遠自易可及難也如吾不能老吾老幼吾幼如何能使人亦老其老幼其幼若不能刑寡妻至兄弟如何能御家邦然老吾老幼吾幼又不可以爲但如此自盡而已而人之老又要推吾之老吾老者以使之老其老人之幼又要推吾之幼吾幼者以使之幼其幼吾能刑寡妻至兄弟又不可以爲吾如此便了更思家

邦中孰無妻子兄弟却不可不推此心以御于家邦使彼之妻子兄弟各得其所此正有許多化導許多設施在但必老幼吾之老幼方可及人之老幼能刑寡妻至兄弟方可御家邦耳如不能親親如何能仁民如何能愛物然親親矣又要推此心以仁民仁民矣又要推此心以愛物不是說親親便仁民仁民便愛物此中須有箇人去推始得但仁民愛物必由親親以及之耳故古人貴推恩又貴善推不推恩則此心遏抑不得行不善推則所施顛倒亦行不去此孟子因齊王不忍一牛之心反覆陳告必使之察識而擴克之以廣爲仁之術而後已也○因不忍一牛之心反覆推論直說至老老幼幼以及人之老幼可運天下於掌卽所謂推孝弟之心以行仁於天下也與孝弟爲仁之本說有繁簡之不同其指要歸於一而已

孟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

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爲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蒸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裏便蒸得熟天地卽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表一番便生一番物所謂爲心者豈切切然做似磨子相似只會磨出這物事

謂之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此身此理從天地來所以天地生物之心形之於人卽爲不忍人之心也在天地爲生物在人爲不忍此不忍之心全涵仁理在內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朱子曰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治天下

便如運諸掌上在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須是用察識擴克之功不察識不忍人之心便隨現隨滅不擴克不忍人之心便遏抑了不得流通如何行得不忍人之政出

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音黠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平聲下同

朱子曰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

之深也此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又曰腔子猶軀殼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克塞處最為親切若如此見得則萬物一體便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

則莽莽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滿這個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個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又曰惡其聲是惡彼不救人之名○勉齋黃氏曰陵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天地間克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爲心則亦四體百骸克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卽是無欠缺也此說極是通考朱氏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克塞都無空缺處○雲峯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旣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則便非本心矣天下事若待安排布置未免有計較之私便難認取真心今在乍見上形出不忍人之心更較親切卒然之頃迫不及慮便因怵惕而生惻隱此何嘗有些他念來只爲滿腔子純是仁便純

是惻隱之心發露於外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若非實指其事以驗惻隱之心之克滿如何見得皆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朱子曰羞耻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其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因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並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為人所皆有即如天道有元而亨利貞隨之平列之則有是四者統貫之則本於惻隱○若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雖有人之形而實鮮生之理如何喚做人謂之人四者之心無有不備者只為此身此理從天地來故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
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
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問孟子
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
三曰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
南西北一個是對說一個是從一邊說起○又曰
四端八個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
隱是惻然後隱痛比惻爲深羞者羞已之惡惡者
惡人之惡辭者辭已之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自

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
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又
曰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卽是這道理仁本難
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
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讓之理發出
來方有辭讓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
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
已發的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
隱又曰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

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切分明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個物事說仁○又曰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個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仁字是個生的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

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潛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

有仁義禮智蘊之於心因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之於外若非內有仁義禮智從何發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出來故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便知是仁義禮智之端緒發露於外此

因情可以知性也○心統性情一句最分明人
得天地之理蘊之於心為性仁義禮智是也發
之於心則為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性無
為而情發動中間盛貯此性而運轉此情者心
也故曰心統性情統者合動靜而兼攝之者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朱子曰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
物欲蔽之耳

以四體喻四端更較親切可見四端為人所皆
有而不容不盡矣若自謂不能盡便是自己害
了自己謂其君不能盡又是害了君自賊賊君
皆為滅絕天理之稱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
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

父母音廓○擴

朱子曰擴推廣之意克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
知皆即此推廣而克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

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克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克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克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克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克與不克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問推與克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克則填得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去克則注得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可以克塞天地若自不能克廣則無緣得這殼子滿只是空殼子○問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克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克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

問兩說克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克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克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克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克滿說惟擴而後能克能克則不必說擴矣○又曰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不能自克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克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雙峯饒氏曰

集註卽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克之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相愛是克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克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克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若不能克廣則如火始然而卽滅泉始達而卽壅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克似非衆人所能曰

知皆擴而克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衆人之中若有能知所以擴而克之又於四者皆能擴而克之則便是人中之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爲耳

知皆擴克卽爲自謂不能者指出路分使之必由也人孰無四端人有四端孰不宜察識擴克知皆擴而克之無一端之不擴克也擴者推廣此心之體克者克滿此心之量總由於知之而後能然知四端之在我卽一一擴克之以及於人其擴而克之者如火然之始泉達之始雖到終竟亦必由此而進則由此及彼孰能禦之乎若實實如此擴將去以至於能克四海雖大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終是必到安有不能保者若不能克滿其量父母雖近亦不足以事之矣况其他乎○由不忍知仁心之全體畢露矣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卽此不忍之心而偶觸之者一牛甚小不忍之心關繫甚大故孟子教以察識又教以擴克而始其事於老老幼幼以及人之老幼故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

保妻子此不忍人之心偶指乍見孺子入井之事即因此看出仁來遂教以察識而擴克之其曰能克足以保四海即爲仁於天下也曰不能克不足以事父母於不能盡孝弟益知不能爲仁於天下也○於父母前不能見得仁何望其爲仁民何望其爲愛物起頭一着失錯是第一坎先已壅塞不行安能流到第二坎更安能流到第三坎所以說到不足以事父母更無處說了○事父母是起頭事不能事父母纔不能克今說不能克之不足以事父母似倒說了窺之能事父母纔能克此正說也不能克並父母亦不能事此反說也正說由近可以及遠反說阻遠並至失近其理兩相形其說互相發也○此章前幾節但言仁體末節指出知皆擴克句以見有是仁即不可不有行仁之事却未說出孝弟爲爲仁之本然其說仁說爲仁親切處並可合不忍殺牛章參互考証以得其孝弟行仁之旨○言仁義禮智而不言信信即在仁義禮智

中實此四端則爲信非四者之外更有信也土
王四季春夏秋冬何處無土水火金木若離土
亦不得理所自然如影隨形如響隨聲原自不
相離也

孟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
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朱子曰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
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
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
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
也無僞也○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
有時有節卽愛也若釋氏以不取不用爲愛則非
矣○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
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
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
仁愛之施則有差○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
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

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朱氏公遷曰愛親是愛之所由立愛人愛物是愛之所由施皆偏言之仁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所謂由乎天理之正而推恩有漸及之序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所謂由乎天理之正而施行有不踰之等者推恩有序則民物俱可漸及之故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施行有等則親與民物不容混施之故親則親而民則仁物則愛也○親之者以其爲同體也惟親則然矣仁之者以其爲同類也然視親親則較緩矣愛之者以其爲異類也然視仁民則異用矣此皆自然之差等不容混越故曰理一而分殊理一所以爲仁分殊所以爲義人謂釋氏不解分殊不知已自不解理一故不解分殊若解理一何至滅絕親親之倫滅絕親親却說愛物自是顛倒錯亂徒以其術亂天下矣

孟子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朱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仁者推其所愛以及其所不愛滿腔中無非天理之周流也不仁者因其所不愛以及其所愛滿腔中無非人欲之橫溢也天理人欲之幾甚微而為利甚溥貽害甚大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朱子曰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國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上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

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
不愛而輕重差等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遠
親者徇欲而從流者也惟其徇欲而從流故橫放
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之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
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

爭地爭城貽禍於民既有所忍於其民恐衆心
不附復驅子弟於死地又有所忍於其子如此
將不忍人之心俱抑塞不行矣孟子特提不仁
哉三字以儆梁惠王蓋指其東敗於齊一事言

之其實戰國之君地醜德齊莫能相尙不仁大
都類此其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道槩
乎其未之間也○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以此觀古之君子凡推恩
斯世無一人不欲使之得所極之昆蟲草木無
一物不欲培育長養以使之成其處懷愷惻篤
摯純是一團好生之意幾結貫徹是之謂存心
於愛物者也存心於愛物者無他心具仁理故
也仁理具於心雖所不愛者亦愛之所及矣何

至以所不愛者反及其所愛乎

禮祭義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義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亨音烹養去聲遺去聲下俱同

陳氏曰願猶美也稱願稱揚美慕也然猶而也孝

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取之本教曰孝亦此意言孝爲教衆之本也其行曰養行猶用也言用之於奉養之間也安爲難者謂非勉強矯拂之敬也卒爲難者謂不特終父母之身孝子亦自終其身也能終即說上文卒字仁者仁此者也以下凡七此字皆指孝而言也○嚴陵方氏曰亨言天產故其臭爲羶孰言地產故其臭爲薌嘗旨否而後薦之是孝之一端而已稱者口稱其所爲願者志願其如此此則予之之詞也幸哉有子如

此言其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孝者盡子道而已人言如此故曰所謂孝也已已則言其盡於此也教亦多術矣特爲之本者孝也故曰衆之本教曰孝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正謂是矣論語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曰敬爲難楊子曰孝莫大於寧親故曰安爲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爲難哀公問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成其親之名也已故曰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孝旣爲德之本故仁非仁於孝不足以爲仁之德禮非履於孝不足以爲禮之德以至義也信也強也亦若此而已

徒說養尙不足以盡孝必得人之稱願方爲孝蓋得人之稱願者必其體乎天心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同然無一時一事不置身理道之中人始稱願之也以此終父母之身並終孝子之身而無遺憾焉則可謂孝矣是孝也不特仁爲仁

此而已卽禮亦不過履此外此而言履非禮也
義亦不過宜此外此而言宜非義也信亦不過
信此外此而言信非信也強亦不過強此外此
而言強非強也不但如是卽樂亦不過順適乎
此而生非外此更有所謂樂也刑亦不過反悖
乎此而作非外此更有所謂刑也信乎孝爲德
之本而教之所由生矣豈第曰能養可畢乎

孟子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朱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
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
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
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又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
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
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
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
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
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又曰實對華而

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本根精實之所
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
業之間焉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
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出處義之
實亦然○西山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
處只在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
真於焉發見欲爲仁義者惟先體認踐行於此而
克廣之則其道生生而不窮否則悠悠然泛泛然
非可據之實地矣

爲仁爲義必始其事於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發
其最切近而精實者無踰於此故直指爲仁義
之實是也二字喚醒人不必他求之意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
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
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
樂音洛惡平聲

朱子曰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
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
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

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又曰此一段緊要在五個實字上如仁是親親仁民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

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個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個實字緊要○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握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又曰節者等級也又是裝裹得好

如升降揖遜之類也○蔡氏曰旣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意而貞固獨有二字意貞則知之真固則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爲貞也惻隱羞惡辭遜皆是一面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智之爲二可知矣又推之凡屬北方者皆有二如五行水土俱旺於子五臟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龍朱雀白虎皆一而玄武獨二大化之妙莫不皆然此貞之所以成終而成始智之所以知之而又弗去也但孟子此章只以仁義爲本而又以事親從兄爲行仁義之本蓋事親從兄乃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也智則吾心虛靈知覺之妙經緯乎其中者也終之以禮樂又所以節之樂之使良心之發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若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

事親從兄不止爲仁義之實並爲智禮樂之實
可見孝弟乃良心之發至切近精實之處而爲
人生日用不可斯須離者天下之道更孰有外
於此哉是卽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說也但
仁義之行須得智以察之而守之而智自有其
實智之實無他不過於斯事親從兄二者知而
弗去便是智惟有實而後智無不周都是由此
推去生出許多華采來又須得禮以節之文之
而禮自有其實禮之實無他不過於斯事親從

兄二者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便是禮惟有實而
後禮無不謹都是從此推去生出許多華采來
智禮兼備仁義道行可以言樂矣樂之實無他
亦不過於斯事親從兄二者爲之不厭而樂耳
樂則從容出之不事勉強而此意自油然而發生
生則斯二者益有不可止之勢至於熟則手舞
足蹈不知不覺悉化於斯二者之中日用間無
往而非是矣此處惟熟於斯二者自能以意會
之所以不用是也二字指點○節其太過如繁

文勝而返之於質樸文其不及如鄙野勝而引之於揖讓皆在孝弟裏面做功夫○就通章渾淪言之仁義智禮樂之實皆不外於事親從兄二者與孝弟爲爲仁之本意相似就上下節分晰言之行仁義者須是由智而禮以至於樂總不外事親從兄二者却有許多功夫次第在所原於此以完首節於下節指出功夫串遍言之以爲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

深一此字四之字皆指事親從兄而言必知事親從兄之道最明復守事親從兄之道至固如此用功然後節事親從兄之道方爲細密而樂事親從兄之道乃能深至又有如許次第非親致其功者誰能知之乎○節之密節字該文字在內說到密處此心純是天理流行更無私欲以間之不用再分理欲但分疎密耳爲是知明守固後一味在禮上細細講究不是方在非禮上屏除了至於樂之深則其德成矣樂到深處

滿腔子生意勃勃不能已俱是在事親從兄內
 而不知誰為為之者至此方見學問有深造自
 得之處矣○孝弟為為仁之本天下之道更無
 有外此而生者雖為義為智為禮為樂為信為
 強為刑其本皆在於是故又引記與孟子二章
 以明之

漢武帝紀綱癸丑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
 罪法鑑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
 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

人是化不下窳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
 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

任當免奏可

○石音食幾平聲下同勝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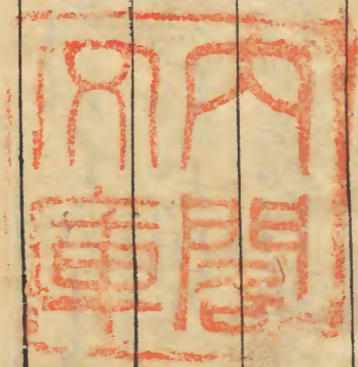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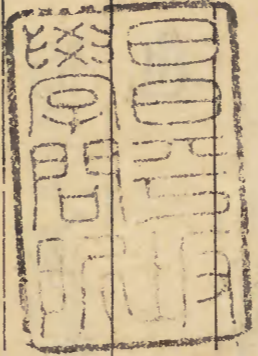
東萊呂氏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
 之最久而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
 則有孝廉賢良茂材而已孝廉賢良始於文帝茂
 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
 大夫多由此途出然愚以為碩人宏博之才要非

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於一藝以射策爲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以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於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陳湯舉茂材而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有不逃冒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羣之材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譽之公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士之脩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舉直錯諸枉三代帝王之所以仁天下也後世有鰥在下者誰與漢制猶爲远古詔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庶幾得興行之意自茲之後有舉孝廉之名無舉孝廉之實所舉者孝廉而所以舉者不以孝不以廉也輕根本而鮮化導循成例而淹英賢治不古若也宜矣其於仁天下

也何有

自齊桓晉文之事至此引言以見孝弟為為仁之本也



事親庸言卷二終

天保西

